

高等師範院校函授教材

訓詁學基礎

陳紱 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

高等师范院校函授教材

训 诂 学 基 础

陈 绶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师范院校函授教材

训诂学基础

陈 绶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4 千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7-303-00848-9/H·72

定价: 1.85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训诂与训诂学.....	(2)
第二节 训诂学的功用和任务.....	(12)
第三节 怎样学好训诂学.....	(16)
第二章 训诂学的应用范围和训诂实践的两种形式	(19)
第一节 训诂学的应用范围.....	(19)
一 传统训诂学的范围.....	(19)
二 训诂学的新领域.....	(22)
第二节 训诂实践的两种形式.....	(26)
一 解释词义的专著.....	(26)
二 随文而释的注释书.....	(32)
三 两种形式之间的关系.....	(41)
第三章 训诂学的内容	(48)
第一节 训诂学的内容.....	(48)
一 解释字词.....	(49)
二 解句.....	(53)
三 分析篇章.....	(59)
四 阐述语法.....	(62)
五 说明修辞表达.....	(67)
六 说明典章制度、名物习俗等古代文化 状况.....	(72)
第二节 各项内容之间的关系.....	(74)
第三节 从训诂学的内容看它与有关学科的关系.....	(77)
第四章 解释词义的方法和方式	(82)
第一节 解释词义的方法.....	(83)

一	以形说义——外在形式的利用·····	(83)
二	因声求义——内在形式的利用·····	(95)
三	据文证义——语言环境的利用·····	(114)
四	解释词义三种方法的综合对比·····	(125)
第二节	解释词义的方式·····	(126)
一	单字相训·····	(127)
	(一) 训释形式·····	(127)
	(二) 训释角度·····	(129)
二	下义界·····	(134)
	(一) 什么叫义界·····	(134)
	(二) 下义界的原则和特点·····	(134)
	(三) 义界中往往包含推因的成分·····	(139)
三	对词义的训释及其不同方式反映了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	(140)
第五章	训诂术语简介·····	(143)
第一节	为什么要研究训诂术语·····	(143)
第二节	训诂术语简介·····	(145)
第一组	谓之,曰,为·····	(146)
第二组	谓,言·····	(153)
第三组	犹·····	(161)
第四组	读曰,读为·····	(165)
第五组	读如,读若·····	(169)
第六组	之言,之为言·····	(174)
第七组	当为,当作·····	(176)
第八组	貌,意·····	(179)
第九组	散文、对文;统言、析言·····	(181)
第十组	强为之辞,望文生训等·····	(185)

第六章	训诂诸忌	(190)
一	望文生训	(190)
二	轻言假借	(194)
三	浑同古今	(196)
四	增义成训	(199)
五	逞奇曲解	(201)
六	曲徇旧说	(202)
第七章	训诂学小史	(208)
第一节	萌芽期 (先秦)	(208)
第二节	兴盛期 (两汉)	(220)
第三节	保守期 (魏晋至隋唐)	(231)
第四节	中落期 (宋、元、明)	(240)
第五节	复兴期 (清代)	(247)
第六节	训诂学的现状与未来	(258)
后 记		(261)

第一章 绪 论

内容提要：

本章的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解了关于训诂和训诂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常识，用典籍材料和前人成说论证了训诂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的工作，而训诂学是研究总结这一工作的原则方法的科学。第二部分讲解了训诂学的功用，从中文系学生的具体情况出发，阐述了训诂学对于语文教学、整理古籍、编撰字典辞书等工作的指导意义。第三部分讲述了学好训诂学的原则是必须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用科学的态度去学习科学。

训诂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从萌芽期到现在，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发展的长河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并相继出现过许多世界上第一流的学者和大师，他们就象连缀起来的明星，照亮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整个进程。

我们说，训诂学是中华民族传统语言学的一部分，它和其他学科一样，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百花园中绚丽的一枝。

说它年轻，是因为近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它逐渐被人们生疏遗忘了。“训诂”几乎成了“封建复古”的同义词，直到近几年，才有了复兴的趋势和征兆。

今天，世界进入了现代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在飞速地向前发展，社会科学也在飞速地向前发展。训诂学的复兴应以不同于以前的面目进入到现代科学的行列，从这点讲，它还是很幼稚的。

我们所开设的这门课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讲的是有关训诂学的基础理论，目的是使大家具体了解并掌握有关训诂的知识与方法，从而提高阅读、分析和整理古籍的能力。

训诂课并不是古代汉语课的自然延伸，它只是就着“古代汉语”课中一个方面继续扩展与深入，如果说，“古代汉语”所讲授的偏重于“其当然”的话，那么训诂课所着重的就应是“其所以然”。对于有志于从事语言研究的同学来说，训诂学课可以为你指示一条治学门径；对于将从事与古代文化有关的其他学科研究的同学来说，训诂课将教给你一个比较细致、比较准确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门课程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有关训诂学的基础理论是主要内容之一。但由于时间比较短，只能概论式地讲授。同时，传统训诂学的丰富的遗产是历代名家的毕生经验的总结，这些历史精粹也是我们训诂学课学习的主要内容。因此，准备采用理论和实践（前人的成果）相结合的方式，不但讲课时要联系古代文献与前人成果，也希望同学们在听课过程中，加强自身的实践活动：多读书，多作练习。

在绪论中，我们将解决三个问题：什么是训诂，什么是训诂学。训诂学的功用和任务。怎样学好训诂学。

第一节 训诂与训诂学

一 什么是训诂

训诂两字，或单举、或连用，很早就出现在我国的典籍中。从使用上看，《国语·周语》中就有关于《太誓故》的记载；《汉书·艺文志》中著录齐、鲁、韩三家诗，也记有“齐后氏故”、“鲁故”、“韩故”的字样，“故”也就是“诂”。从辞

书上看,《尔雅》十九篇中有两篇分别以《释训》、《释诂》命名,《说文解字》中也收有“训”、“诂”两个正篆。这都说明,其概念与文字的产生,由来已久。“训诂”两字的连用,最早见于汉代的《诗诂训传》(亦作《诗故训传》),“诂训”即“训诂”,也写作“训故”。从此以后,这个词就经常出现在典籍中。如《汉书·儒林传》中就有多处关于“训故”的记载:

“ (丁宽) 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

“ (贾) 谊为《左氏传》训故。”

“ 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

随着概念和词语的产生,对它们的解释也就相继而生。总结前人对“训”、“诂”以及“训诂”的多种多样的说解,大致可分为这样两个系统:

《说文解字》系统: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第一次对“训”、“诂”两字下了科学、概括的定义——“诂,训故言也。”“训,说教也。”从说解辞中可以看出,许慎认为,这两个词都是动词,均有解释之义。

许慎的儿子许冲在《上说文表》中又用到了这两个字,他总结许慎的工作是“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这里的“诂”呈名词性,是“故言(即古语)之义”。“训”为动词,解释之义。

清人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其中对“诂”、“训”两字均有注释,进一步说明了它们的意义内涵。在“诂”字下他注道:

“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训者,说教也。

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汉人传注多称‘故’者,‘故’即‘诂’也。《毛诗》云‘故训传’者,‘故训’犹‘故言’也。谓取故言为传也。取故言为

传，是亦‘诂’也。贾谊为《左氏传》训故，‘训故’者，顺释其故言也。”

在“训”字下，段玉裁又注道：

“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

根据这些解释，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故”即是“诂”，它可以是名词，指称“故言”；同时，“说释故言以教人”和“取故言为传”也叫做“诂”，此时它又呈动词性。这一点和古汉语其他一些词语一样，词类的界限并不那么严格。“训”也同样。

《诗诂训传》系统：

“训”、“诂”两词连用，始于《诗诂训传》。所谓“传”，是阐发、演义典籍文意的一种解释体例，早在先秦就已存在了。《史记·孔子世家》中就记述了孔子“序《书传》”之事；《孟子·梁惠王下》中，对齐宣王“汤伐桀，武王伐纣，有诸”的疑问，孟子对曰：“于传有之。”目前我们尚能看到的完整的“传”，有为《春秋》而做的《左氏传》、《谷梁传》、《公羊传》等等。这些传的内容主要是补充原文，就原文演绎，以陈述史实、阐发微言大义为其主旨。而毛亨解《诗经》却重在解释字、词、句、章、名物制度、语法修辞等等，仅仅一个“传”字不足以表明它与以前的“传”之间的差异，故加了“诂训”二字成《诗诂训传》，以此来说明自己解释的重点，别于以前的“传”。

对于《毛诗》（即《诗诂训传》）的命名，历代许多学者都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说明和阐释。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传者，传(chuán)通其义也。”“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这是他从当时的训诂工作出发，对“诂训传”三字作的详尽的解释。孔颖达把“诂”、“训”、“传”看作并列关系，认为“诂”和“训”重在解释词语，而

“传”是说明诗篇的思想内容的。清人陈奂在《诗毛氏传疏》中基本采纳了这种意见。他认为：“毛公《诂训传》，传者，述经之大义；诂训者，所以通名物、象数、假借、转注之用。”

关于《毛诗》的命名之义，还有另外一些说法，如马瑞辰在《毛诗故训传名义考》中指出“盖散言则‘故’、‘训’、‘传’俱可通称，对言则‘故’、‘训’与‘传’异，连言‘故训’与分言‘故’、‘训’者又异……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

这种说法是把“诂”和“训”区分为解释“单词”和“重语”，则证据略嫌不足。首先，上古文献中所用的“诂”、“训”均没有单言、重语之义；其次，马瑞辰之所以提出这种看法，是由于看到《尔雅》“释诂”篇解释的是单音词；“释训”篇解释的是双音词。实际上，《尔雅》篇名的命名只是一种巧合，其作用是分卷，并不能以此证明“诂”“训”在意义上的区别。只是作者把双音词汇集在一起，恰恰用“释训”二字命名而已。在《尔雅·序篇》中，对此三篇的命名是这样说明的：“《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这与孔颖达对“诂”、“训”的解释是一致的，其间并没有单言、重语的区别。

综合前人的种种说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训诂”二字：不论是单举还是连用，它们均表示解释的意思，而解释的对象，就是语言。近代训诂学家黄侃（季刚）先生对“训诂”的说解，不仅总结了前人的成说，还反映了训诂学进一步发展后所具有的新的含义：

“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

此段论述十分精当且有创新精神。前半，是从语源上来解释词义；后半，是从语言学的观点来为“训诂”一词下定义，指出了训诂工作的实际内容。应该说，从《诗诂训传》的第一次连用，到汉代“训诂”一词的正式应用，它已变成了汉语传统文献语言学的专用名词，不需要再把它们分开解释了。它的核心任务就是解释文献中的语言。

对这一问题，后世学者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洪诚先生在《训诂学》一书中说到：“故言谓之‘故’，解释故言亦谓之‘诂’。解说谓之‘训’，解说的词语亦谓之‘训’。《尔雅》之诂、训皆为名词义，《毛诗》之诂、训皆为动词义。”殷孟伦先生认为：

“训与诂在分用上虽然有别，但在复合使用上就不必强为分别，可以看做是同义词。”并一再强调，“训诂就是解释。”（《略谈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这些论述都是对“训诂”一词的符合实际的说解。因为，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观察研究，不应仅仅从概念出发，应从事物本身及它们的运动来考察。要搞清楚什么是训诂，就应看看从周秦到清代这两千多年的训诂实践是怎样的。前人所做的工作就是解释语言。当然，这并不是说训诂从一开始发生就十分明确，但作为一种自觉的学术活动，它是把古代文献中的语言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的。大凡后人所不易理解的语义，均在训诂的范围之内。

训诂所涉及的问题是比较全面复杂的，这就必须积累经验，研究它的原理、规律和方法，概括为理论，使之成为一门学科，即训诂学。

二 什么是训诂学

训诂与训诂学有怎样的不同呢？黄侃（季刚）先生曾这样分析道：

“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

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

可见，“训诂”与“训诂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用语言解释语言”的具体工作，而后者指的是对这一工作的原则和方法的研究与总结。应该说，对于古书中某些词义的考释、某些疑难问题的解决，都只是训诂的实践，也就是说，还称不上“学”。训诂学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正如黄侃先生所说的：“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这里所说的“法式”，就是对规律的归纳和概括。而“义例”则是语言本身的具体的规律。“系统”和“根源”正是研究的对象。不能让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成一片散沙，要串起来；也不能把语言现象简单再现，而是应该把语言现象作为追求它的根源的阶梯。

黄侃先生的这段话为训诂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训诂学要有整体性，它所研究的对象是语言的整体，不应仅限于古代语和方言。其次，从训诂学的角度对语言进行解释必须有一定的深度，要寻根求源，探明其意义的由来。第三，训诂学不是进行各方面解释的工作本身，而是要通过解释来揭示语言运用的法式和义例，从而研究语言的发展演变规律。

为什么对于“训诂学”要有这样高的要求呢？因为一门学科要称之为“学”，与简单的实践活动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

“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所谓“理”，就是语言内部的规律；“法”就是方法，训诂学就是要掌握其内在的系统与规律。强调系统性，强调揭示规律，这

正是训诂实践与训诂学的根本区别。

关于这个问题，现代学者也发表了不少精彩的论断。齐佩瑢先生在《训诂学概论》中对“训诂学”作了全面的归纳：“研究前人的注疏，历代的训诂，分析归纳，明其源流，辨其指归，阐其枢要，述其方法，演为统系而条理之；更进而温故知新，评其优劣，根据我国语文的特质提出研究古语的新方法、新途径，这便是训诂学。”殷孟伦先生更是从“学”字入手，画龙点睛地说明了训诂学的本质：“什么是训诂学，我个人认为，首先应当明白‘学’字的涵义。‘学’字相当于西文字尾logy，是有系统条贯，可以因简驭繁，并明其理法规律的意思。因为附‘学’于‘训诂’之后，成为专名，与单言‘训诂’，涵义并不相同。”（《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

用这样的标准要求我们的训诂学，纵观训诂学理论发生发展的轨迹，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疑问：大量的训诂工作并不等于成熟的训诂理论，那么，训诂学是何时产生的呢？为什么又说它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呢？不容讳言，传统训诂学的确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叙述，也就是说，没有能够归纳出理论系统。但是，它有潜在的体系，它是把对于某些规律的揭示融会在许多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发的论述中。所以，不应认为训诂学只能发生在现代，而应追溯到汉代。也就是说，不应该用今天的“学”的标准要求古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对科学的要求，当时的科学家能用自己的科学实践满足他那个时代的需要，其实践活动又是自觉的、有纲领的，这就可以称之为学。因为在这纲领指导下，自然会揭示出本质规律。

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许多传统学科都存在这个问题。如古代文论也缺少一个理论体系，历代有许多诗话、词话，但只是就作品论作品，除了一部《文心雕龙》，其他的就不堪称为“论”了，但能说古代没有文学理论吗？恰恰相反，中国古典美学的遗

产十分丰富，不仅在国内外的美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有相当的影响和借鉴作用。但就古典美学本身而言，还嫌挖掘不够，整理不力。

语法学、修辞学无不如此。

这是由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之一就是重在务实，重在就事论事，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因此而否认古代训诂学的存在。应该把历史观点应用于对科学的发展的估量上。

训诂学的产生由来已久，它作为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门类，与文字学、音韵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这一点，陆宗达先生作过十分准确的说明。他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讲，训诂学是“包含在古代注释和训诂专书中的文献语言学的总称。”从狭义的角度讲，训诂学是“与文字学、音韵学互相并列的。以研究语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独立的门类。”这些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训诂学是以词义的研究为核心的，所涉及的范围甚广，它与文字学、音韵学关系甚密，这正是训诂学的重要特点。

训诂学在解释词义时，要紧密联系汉字形体，用以推源求故，阐明本义并整理它的引申线索。同时，训诂学又要联系词的语音形式来训释词义，寻找规律。这说明，训诂学在解释语言的意义和思想感情时，是不能脱离文字的基础和语音的线索的。

训诂学还是一门应用科学，这与训诂实践并不等于训诂学的提法并不矛盾。训诂学不是个纯理论的科学，它直接指导人们的实践。所以，检验一本训诂著作的水平或一个人对训诂学掌握的程度，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对解释古代文献语言有多大帮助，看他解释文献语言的能力如何，这也是训诂学的特点之一。

训诂学既然是一门研究如何解释语言的科学，那么，它所研究的内容就会十分宽泛，因而具有相当的综合性。殷孟伦先生认为：“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它是以语义为核心，用语言来解释语言而正确地理解语言、运用语言的科学。同时它是

兼有解释、翻译（对应）和关涉到各方面知识的综合性学科。其任务就是研究语言的训释方式，掌握其系统条贯，说明其表达情状，进一步探求语言的发展规律、本原和演变，从而促进语言的丰富和发展。”（《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事实也正是如此。陆宗达先生在《训诂简论》中所列举的“保存在注释书和训诂专书中的训诂内容”就包括了解释词义、分析句读、阐述语法、说明修辞手段、阐明表达方式、串讲大义、分析篇章结构等七项，此外还有说明典章制度、文化习俗、校勘典籍讹误等等，这些都证明了训诂学的综合性。

训诂学的综合性还体现在它与词义学的关系上。“训诂学和词义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却不等于词义学。词义学是研究词的性质、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词，不包括句。训诂学不但要了解词义，还要讲明句义……它的对象虽不限于古代汉语，但实际的主要对象是古代书面语。”（洪诚《训诂学》）这就是说，训诂学虽然以词义的训释为基础和核心，但绝不限于词义的范畴。它是一门隶属于汉语语言学的综合性学科。这是从研究对象入手来分析训诂学、词义学的异同。从研究的内容来看，训诂学是重在研究解释的科学，从解释中寻找规律；而词义学则是研究词义本身的规律。这是有本质不同的。

了解了传统训诂学的种种特点，还应科学地分析它的不足：

①长期以来，它一直以经传的词义及其他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范围狭窄，并且，因袭老课题多，开创新领域少，这也正是它容易给人一种守旧的感觉的原因之一。

②更重要的是，旧训诂学多搜集编纂之功，少归纳概括之力。尽管我们把它称之为“学”，但其理论的论述零零散散，原理淹没于材料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其根源就是对事物的规律（训诂的规律）挖掘得不够。

目前，世界已进入新的时代，各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都在飞跃发展，新的理论逐步被发现被完善。传统训诂学要想立于现代科学之林，就必须有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科学体系：如严密的理论、科学的研究方法、正确而先进的结论……这些都是传统训诂学所达不到的。也就是说，关于训诂学的许多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等，已不适应今天的科学发展的需要，有必要进行一番改革和补充，使传统的训诂学焕发出新彩。

例如“反训”：古人提到“反训”的很多，但其规律并没挖掘出来，只是摆出了一些现象：《左传》中曾提到“美恶不嫌同辞”、“贵贱不嫌同辞”；又如“乱”可训为“治”；“贾”、“沽”、“售”、“市”等词可有“买”与“卖”两个相反含义……但“小”为什么不能训为“大”呢？就具体词来讲，“美”与“恶”、“贵”与“贱”本身也并不“同辞”，这又为什么呢？“乱”训为“治”，是怎样的发展轨迹、怎样的心理基础、怎样的社会实践……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又如词义引申问题：引申的方向可以有相同、相差、相反几种，原因是什么？这里面有什么规律？本来不是同义词的，为什么引申义又可能同义（如“族”、“庶”、“众”在“多”这个意义上同义）？应该说，目前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如许嘉璐先生提出“同步引申”说；孙雍长先生提出“词义渗透”说，还有不少人用西方语义学的义素成分分析法辨析同义词的异同等，这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始的新的探索。但很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去研究。

看到传统训诂学的不足，就更应看到现代训诂学肩负的重任。我们要善于利用前人的成果，排除糟粕，吸取精华，学以致用。提高训诂学的理论性和科学性，开发训诂学遗产中的理论宝藏，是今后训诂研究的重要课题。总之，继承、发展是我们对待一切古老学科的应有的态度。